

大的，如今亦為故人。
相片故事未完，後再生一姊，活了。再生一男，是我五哥，在左派思潮澎湃的年代，叫做「赤業」（台語貪窮、歹命），文化協會同志楊貴子叫「資崩」，可惜赤業二歲在送台中醫院門口就卒業了，父母抱著已死的

幼兒又回到鹿港。
母親四十歲意外的有身了，驚喜期待一個名叫「萬壽」的兒子出現，我從小食人「水米」，叫我「乞食仔」，祈求好育飼，緊大漢。天公疼好人，我亦垂垂老矣。
那三十年代，台灣在日

但平均壽命才四十出頭。比父親年小的楊貴（達）兄弟姊妹七人只活四人。而做醫生的賴和生了九子女，居然也才活活了四人。我家兄姊夭折率七成，母親已無目屎，徒向天呼喚？

2015/5/14 下晡 YMCA 寫完

莊萬壽母親 1931鹿港



【名家專欄】

莊萬壽從痕錄

母親無日停的呼喚！

莊萬壽

母親節，我在fb上po了一張約1931年在鹿港寫真館的母親們的舊照，溫馨祥和的氛圍背後，見不到一個勞動者家庭的辛酸與恐懼。

外祖母黃爐（1877-1936）將獨生女施喜（1899-1981）半招贅父親莊泉（1892-1973），而祖母的結房丈夫，也就是我的祖父，與另一女在外面築巢。

母親生於日本臨台四年後，不幸的未趕上「天然足運動」，成為台灣最後一批備受折磨的纏足者。1914年未滿16歲與父親成婚，生十胎，只存三人，日本戶口精

詳，全記錄，從1916年長子生，到照相片的1931年，共生了四男二女，六個嬰童已全部夭折，最久的一歲多，最短的只活三日。老母講她與我未見過的阿嬤，一見小孩流涕發燒，就心驚膽跳。當孩子斷氣，就呼天搶地，淚水淋濕了厝內土腳的泥土。

當時由撿骨師隨便埋在墓地，恐怕連一張草蓆都沒有。

相片中，母親依舊與祖母一樣小足，膝上的親生小女兒，是今年已87歲，活下來的第一個親姊。中間的大姊、大兄與左側女孩，三人全是抱養、吃母乳、照顧長